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卷之六

欽六

碧虛子陳景元纂
德經下篇明德以不德為元不
德者忘德以應用者也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德者得也內得於心外得於物常得而無
喪利而不害物得以生謂之德也本由蘊
道故有德有德而無名道之深也有德而
有名道之淺也道有深淺故德有上下所
謂上德者至德也至德者深矣遠矣與物
反矣人不見其迹則謂之不德以其舍光
曄耀支離所為使百姓日用而不知則其
德全矣故曰有德也

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

下德者迹用漸彰至一凜散因循任物物
保其安天下稱之歸羨于已雖其德不喪

其失
謂常道故次之以道常無爲也

上德無爲而無以爲

夫有上德者性受自然之至妙命得元氣
之精微神貫天地明並日月無思無慮心
自無爲忘功忘名迹無以爲用也謂無用

五賊見之者昌豈可輕以示人乎又鮮魚
脫於淵不可復得權失於臣不可復收韓
非曰勢重者人主之淵也臣者淵之魚也
古人難以直言故託之於魚賞罰者利器
也君操之以制臣臣得之以擁主故君先
見所賞則臣鬻之以爲德君先見所罰則
臣鬻之以爲威國之利器可不慎乎鴻烈
解曰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謂宋君曰夫國
家之安危百姓之治亂在君行賞罰夫爵
賞賜與民之所好也君自行之殺戮刑罰
民之所怨也臣請當之宋君曰善寡人當
其羨子受其怨寡人自知不爲諸侯笑矣
國人皆知殺戮之制專在子罕也大臣親
之百姓畏之居不至暮年子罕遂却宋君
而專其政此魚脫於淵而利器移於下也

獻張與李術
謂微則入於常道故次之以道常無爲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侯王若能守萬物將

夫道之常也湛寂不動故曰無爲應物而
動物皆自用故曰無不爲侯王若能常以

已為而自得也古本作上德無為而無不為言上德之人心既寂默性亦恬憺縱心所好不違自然任性所為不违萬物故無為而無不為

下德為之而有以為

下德降於上德者也性受自然之平淡命得元氣之純和神配陰陽明效日月氏皆仲載咸共樂推故曰有以為古本作下德為之而無以為言下德之人心存彷彿執冲虛應物臨機不敢造次故曰無以為

上仁為之而無以為

仁者博施兼愛皆可為也可為而無偏私故言上仁有心濟乎群品故言為之功成不居事遂不宰故無以為

上義為之而有以為

義者宜也有所宜必有所處處于事類而無所不宜故曰上義有利故為之其所以為者皆由裁非斷割而有以為

上禮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攘臂謂攘除衣袂以出臂也仍引也夫禮

者儀也謂履道而行辨上下定貴賤謙恭柔使無爭心斯禮之本也故稱上焉玉帛交馳威儀相答擊磬瑟鼓進退顧揖此禮之文也故為末焉莊子曰大禮與天地同節又曰以禮為異者所以行於世也古

聖制禮使人定心氣整容貌故曰為之然而中下之士喪本崇末曲說煩多不能應答故曰莫之應此失禮之微者也而有絕然作色奮臂仍引指陳去就為爭競之端又失禮之甚者也老氏舉渾淪分散一至於此在下文也嚴君平曰虛無無為開導萬物謂之道人清靜因應無所不為謂之德人兼愛萬物博施無窮謂之仁人理名正實處事之宜謂之義人謙退辭遜恭以至至者也至至者一尚不存安有其五

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

夫道德仁義禮五者之體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既分矣五事彰而迹狀著故隨

世而施設也道者德之體德者道之用離體為用故失道而後德德者得也物得以生謂之德有生必愛故失德而後仁仁者親也親愛物宜故失仁而後義義者宜也宜則謙恭故失義而後禮禮者履也履道成文簡直則易行煩曲則殷亂也失者亡也未盛而本亡自然之理也嚴君平曰帝王根本道為之元德為之始道失而德次之德失而仁次之仁失而義次之義失而禮次之禮失而亂次之凡此五者道之以

一體而世主之長短也故所為非其所欲所求非其所得不務自然而務小薄也夫禮之為事中外相違華盛而實虧不隆而本衰禮薄於忠權輕於威信不及義德不逮仁為治之末為亂之元詐偽所起忿爭所因謂下文也

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

夫忽道德仁義而專以禮教為用者豈非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乎若乃尊道德仁義而兼用禮教者是禮之上也則何往而不

治哉莊子曰聖人行不言之教道不可致德不可至仁可爲也義可虧也禮相僞也此與亂之首義同

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

夫修崇禮教者智也智爲先見故曰前識識既先物安能忘懷故以智治國國之賊豈非道之華而愚之始乎若乃藏識藏智何思何慮則及其質素矣禮煩則亂智變則詐此必然之理也

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大丈夫者有道之士也文子曰大丈夫恬然無思澹然無慮行乎無路遊乎無急出乎無門入乎無房屬其精神偃其知見漠然無爲而無不爲也夫如是則所處自然樸厚合乎上德也居忠信而務誠實曷嘗華綺詐僞哉是故去彼禮義之淺求取此道德之大本也古本四句並作處字有妙後萬物生焉天地之大德曰生物得以生謂之下也德不德之德故曰上也在德不失故其一故次之以昔之得一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正其致之一也

昔者往古也一者元氣也元氣爲大道之

子神明之母太和之宗天地之祖結爲靈

物散爲光耀在陰則與陰同德在陽則與

陽同波居玉京而不清處瓦甓而不溷上

下無常古今不二故曰一也藏乎心內則

曰靈府升之心上則曰靈臺寂然不動則

謂之真君制御形軀則謂之真宰卷之則

隱入毫竅舒之則充塞太空西昇經曰子

得一而萬事畢人能虛心待之一自歸已

莊子曰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

又曰虛室生白吉祥止止夫天者純陽之

氣也且天得之故能剛健運動穹窿廣覆

垂象清明萬物資始焉地者純陰之質也

華綺詐僞哉是故去彼禮義之淺求取此

道德之大本也古本四句並作處字有妙後萬物生焉天地之大德曰生物得以生謂之下也德不德之德故曰上也在德不失故其一故次之以昔之得一

谷得之故能氣運水注盈滿不竭焉萬者數之大物者形之可見也物得之故能生成成而不歇滅焉侯者五等之爵王者君之通稱得之故能水有大寶無思不服而爲天下正焉夫上五事能致清寧靈盈

生者皆由君道正使然也正者得其冲一

之謂沖一失則凡物喪亡在下文也開元

御本作其致之無一也二宇於義闕焉此

取古本爲正嚴君平本無萬物得之以生

并下文萬物無以生將恐滅十四字以人

爲萬物之靈侯王爲人之君故總而言之

也有之則文句備略之則義未關於理亦

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

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

恐滅侯王無以責高將恐廢

無以者致誠之辭也天者陽之德表君象

言天無以清自恃若恃之則失至明之道

致陰陽繆戾紀綱弛絕沖一不運將恐有

開裂之兆且陽氣之亢也必爲災衰冲和

之散也必致開裂故陰陽書曰天裂者陽氣不足君德衰微也自此以下皆垂誠之辭也夫地者陰之德表臣象言地無以寧自恃若恃之則失安靜之道致剛柔卷折山川崩缺冲一不守將恐有發泄之應且

陰氣之極也必有水沴冲和之消也必致發泄故陰陽書曰地震者陰氣有餘臣道失職也夫神者靈變也凡物精通皆有其神陰陽不測者也言神無以靈自恃若恃之則失至變之道致禍生惟杖祥勃興沖一不居將恐有廢歇之時也故神失道則傷民民被傷則反毀之毀之無神非歇而何谷者虛以待物者也言谷無以盈自恃若恃之則失流潤之道致崩夷之憂冲一不通將恐有枯竭之隔枯竭則繫於邦國

故洛枯而夏亡河竭而商喪也物有形質當任遷言物無以生自恃若恃之則失順從之道致遁遂生性冲一散去將恐有滅亡之期王者貫三才而爲主統萬物而有之當謙以自牧寄託群才也言侯王無以

貴高自恃若恃之則失清淨之化百官失職萬民不歸致屢敗之虞願付之禍自此已上雖叙天地等事會歸戒于侯王侯王尚耳況黎庶乎

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

自此以下結成其義也夫貴者豈自貴哉必由賤者所奉然後貴耳此以賤爲本也高者豈自高哉必緣下者所戴然後高耳此以下爲基也

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爲本邪

非乎

孤寡不穀三者皆人之鄙惡而侯王以爲稱者謙以自牧不矜其尊也豈非以賤爲本邪而云非乎言實以賤爲本耳

故致數譽無譽

有道之君忘名忘已天下數譽而不加勸

天下數非而不加沮惡識所以貴不貴哉

開元御本作故致數與無與言就與數則

有輪轂箱軸群材之名無有名爲與者合之則與矣就國求之則有士農工商萬民

之號無有名爲國者合之則爲國矣忽群材與何以成棄萬民國何以存此重戒侯王令愛民也

不欲琭琭如玉落落如石

琭琭玉貌落落石貌言有道之君不欲顯

耀琭琭如玉冥心韜光落落如石此能守冲一之道爲天下正者也古本作若玉若石傳奕徐鉉取之得一貴高以賤爲本自道之以及者孤寡反後譙下故次

○反者道之動

反者復也變也虛靜者物之本物之將生先反後虛靜之原及其變也出虛靜而動之是先反而後動故曰易復卦曰剛反動而順以行是以出入無疾此之謂也

弱者道之用

既反虛靜爲道之動則柔弱雌靜實道之

用也

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有一也一者元氣也言天下萬物皆生於元氣元氣屬有光而無象雖有光景出于

虛無虛無者道之體也列子曰有形者生

於無形則天地安從生又曰形動不生形

而生影聲動不生聲而生響無動不生無

而生有是故物生於有有生於無而萬物

莫不獨化也嚴君平曰天地生於太和太

和生於虛冥是謂反復虛靜之原也

物之將動

先反乎虛靜之原能虛靜動用者次之以上士聞道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

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

夫上士者受性清靜恬憺寂漠虛無無爲

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聞乎道也人觀

其迹真以爲勤行而實無勤行也斯所謂

天然縣解矣中士者受性中庸世所不用

也則就藪澤處閑曠吐故納新熊經鳳翥

養形保神而已半爲世用也則語大功

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爲治而已此之謂

若存若亡也下士者受性濁辱目欲視色

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聞其恬憺

無爲則大笑而非之若不爲下士所非笑

則不足以爲上道也嚴君平曰鶴鷗高飛

終日馳騁而志在乎蒿茅鴻鵠大舉經歷

東西而志在乎陂池鸞鳳翔萬仞之上

優游太清之中磨薄日月高覽遠逝棲息

八極乃得其宜三者殊便皆以爲娛故無

窮之源萬尋之泉乃神龍之所歸而小魚

豹之所喜而雞狗之所惡也是以捐聰明

廢智慮反具歸樸遊於太素輕物傲世淖

然不汙喜怒不嬰於心利害不棲於意貴

賤同域抱德含和大聖之所尚乃上士之

所務也中士之所眩乃下士之所大笑也

陸希聲曰形而上者之謂道通乎形外者

也形而下者之謂器正其形內者也上士

知微知著通乎形外故聞道而信則勤行

之中士在微著之際處道器之間聞道而

疑信相半故若存若亡下士知著而不知

微止乎形內故聞道則大笑之不唯笑之

且將非之矣夫道者微妙冥通深不可識

苟不爲下士所非笑則不足以爲真精之

道也

建言有之

建立也將立道行之言明三士所見之差

被笑之狀謂下文也

明道若昧

若暗昧故中士疑其存亡下士所大笑也

進道若退

上士穎達不行而至又況進乎雖有聖功

進而不取同塵接物外若退敗

夷道若類

夷平也類絲之不勻者乃織者之所棄也

夫上士襟懷坦夷平一與物無際支離其

德若絲之有類不爲世用也河上公本作

類言大道之人坦蕩平夷隨類參同不自

分別也

上德若谷

上德之人無爲無事心同虛空高下莫測

有若深谷無所不容

大白若辱

大白者若雪霜之潔白而無所不到雖毛

覽汙涵之處施而無擇有道之士豈異于

是故處於濁世純白獨全而不雜染也

廣德若不足

孫登曰其德深廣則通疎見遠遺略小節
智若不足故良賈深藏若虛君子或德容

貌若愚陸希聲白衣被天下而不有其仁
斯廣德若不足也

達德若偷

此言陰德密行也夫建立陰德之人不顯
其功畏人之知故若偷竊耳吳筠元網論
曰功欲陰過欲陽功陰則能全過陽則易
改此之謂也

質真若渝

渝變也色不明也質真者純素之士動無
文章如五色之渝淺光華不發也傳奕音
義云古本作輸廣雅云輸憑也或本作渝
董遇作搖今依王弼傳奕本作渝

大方無隅

開元御注曰方正也隅角也夫砥礪名節
以作廉隅此謂東教之人非曰大方之士

磨而不磷在涅不淄大方也和光同塵行

不崖異無隅也

大器晚成

備物之用曰器河上公曰大器之人若九
鼎瑞連非一朝而可成積習生常美成在

久也

大音希聲

河上公曰大音猶雷霆待時而動諭愛氣

希言也雷霆高耳況至言乎陸希聲曰以

不言之教鼓動萬物而不事小說斯大音

○希聲也

大象無形

河上公曰大法象之人質樸無形容夫有

大法象者無象而不應曰大象能應衆象
者不可以形定故曰無形

道隱無名

道本無名而強名曰道今道又隱焉而名
何有此真所謂滅迹匿端也

天惟道善貸且成

貸施與也夫歎羨獨有此妙道能神鬼神

帝生天生地善以沖和妙氣施與萬物且成實而復於自然也君平曰道之爲化也始於無有終於無終存於不存貨於不貸動而萬物成靜而天下遂也陸希聲曰夫唯善濟貨於萬物而不責其報是以萬物受其成而不知其德故下士聞此道而笑之不信其能若此耳上子勤行建德造生故次之以道生一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道者虛之虛無之無自然之然也混洞太

無冥寂淵通不可名言者也然而動出變

化則謂之渾淪渾淪者一也渾淪一氣未

相離散必有神明潛兆于中神明者二也

有神有明則有分焉是故清濁和三氣意

然而出各有所歸是以清氣爲天濁氣爲

地和氣爲人三才既具萬物資生也嚴君

平曰虛之虛生無之無無之無生無無生

有形故諸有形皆屬於物類物類有宗類

有所祖天地物之大者而人次之夫天人

之生也形因於氣氣因於和和因於神明

神明因於道道之自然萬物以存故使天

爲天者非天也使人爲人者非人也谷神

子曰夫道自然變而生神神動而成和和

散而氣結氣結而成形故曰道生一一生

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也河上公曰道始所
生者一生陰陽陰陽生和清濁三氣分

爲天地人天地人共生萬物天施地化人

長養之開元御注曰道者虛極之神宗一

者冲和之精氣也生者動出也言道動出

和氣以生物然於應化之理猶未足更生

陽氣積陽氣以就一故曰一生二純陽又

不能生更生陰氣積陰氣以就二故曰二

生三三生萬物者陰陽交泰冲氣化醇則
徧生庶彙也三家之說大同小異今備存

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爲和

負背也抱向也動物則畏死而趣生植物

則背寒而向暖物之皮質周包于外皮質
陰氣之所結故曰負陰骨髓充實于內骨
髓陽氣之所聚也故曰抱陽充和之氣運
行于其間所以成乎形精也冲和之氣藏

金則形精不虧而生理王也沖和之氣衰

散則形精相離而入于死地矣故大人虛

其靈府則純白來并君子不動乎心則浩

然之氣可養純白浩然者沖氣之異名沖

氣柔弱可以調和陰陽故曰沖氣以爲和

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

孤寡不穀者柔弱謙卑之稱乃流俗之所

惡嫌獨大人君子取以自謂者乃所以有

王公之貴耳是法沖氣之爲和損心志之

強梁而求益於道德也

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

夫物有能減損情欲不自矜伐卑以自牧

如王公稱孤寡不穀之損故有尊貴之益
也俗物則惟好盈滿饕餮富貴不知住止
而危敗及之書曰滿招損謙受益夫物情

之損有道之益也有道之益物情之損也

人之所教亦我義教之
至柔者水至堅者金石馳騁奔競不息貌

水之流注如駿馬之奔競也水以至柔為
用而能貫穿金石沉溺萬物故曰馳騁天
下之至堅也

無有入於無間

無有道也間隙也夫道混然之氣無有形
質故能包裹乾坤而無外密裹秋毫而無
內與其有形安得入其無間也莊子曰金
石不得無以鳴謂藏道氣也君平曰有形

陷於強暴而不得其死矣

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教父

柔弱屬陽生之徒也強梁屬陰死之徒也

在上強梁則失群下之心而覆亡無日

在下強梁則爲衆之所加而顛躡可待矣不

得其死謂不得壽終也老氏觀俗之失道

將以爲後世法知謙損柔弱者必吉貪暴

強梁者必凶書之垂誠以爲教父先也

本也法一沖和以謙受益去我義之強梁

必守其至柔也故次之以天下之至

銘利不入無理神明在身出無間入無寂

俯仰之頃經數千里矣

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

吾老氏自稱也言虛無之道柔弱無形而無所不通也王弼曰無有不可窮至柔不

可折以此推之故知無爲之道十六有益於物

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稀及之

聖人觀天道之自然而謹身節用飾容儀以悟物故不言而其教行若乃有為則滯迹植物既而無爲則利益甚多故知清靜簡易之道誠南面之至術天下稀及之也經曰知我者稀則我貴矣文子曰臯陶曠而爲大禹天下無虐刑有貴乎言耶師曠瞽而爲大宰晉國無亂政有貴乎見耶不

言之令不視之見聖人所以爲師也柔弱在字無爲無爲之益唯身是規故次之以名與身孰親

曰實名貧僞名富曰實無名名無實名者

身爲實名爲賓捨實從賓是謂倒置列子

僞而已矣而悠悠者趨名不已名固不可去名固可賓耶今有名則尊榮亡名則卑

辱尊榮則逸樂卑辱則憂苦憂苦犯性也

逸樂順性也斯實之所係矣名胡可去名胡可賓但惡夫守名而累實將恤危亡之

不救豈徒逸樂憂苦之間哉十六鮑焦子推之徒守名累實者也

身與貨孰多

貨資財也凡在富貴而樂其資身之具未有不貪財貨者夫富者害身疾作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爲形也亦外矣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吾否其爲形也亦疏矣雖有金玉滿室而無仁惠之心者空得竊名驕貨之譏及至家亡身辱所喪豈少哉

得與亡孰病

夫虛名浮利得之手輕羽而性命形神失之若太山達人校量誰者是病莊子曰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

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費損也夫甚愛名者矯情僞行致損神之

患弟一十六豈謂小哉多藏貨者貪滿苟得致滅身之禍何嘗薄哉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殆危亡也知足者不貪貨財也不貪貨財詎有戮辱之患莊子稱孔子謂顏回曰家

貧居卑胡不仕乎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飭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爲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愀然變容

曰善哉吾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修於內者無位而不怍丘誦之久矣今於回而見之是丘之得也知止者不貪名位也不貪名位終無

危殆之憂莊子曰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糲以爲樞而甕牖二室鵠以爲塞上漏下濕平坐而弦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冠縑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曰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

色原憲子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慝與馬之飾憲不忍爲也若乃知足知止之士固無穢辱危殆之憂可以長久也如欲故次之
親身則知足躁名則不辱知足不辱遺成以大成若缺

大成若缺其用不敝

缺破也敝困也敗也大成謂全德之君子

也夫德充於內者故能包荒含歲支離其形若器之缺玷罕見其用故得保完全而無困敗之敝也又如大壑酌之而不竭明鑑應之而不蔽故曰其用不敝

大盈若冲其用不窮

沖虛也盛德大業者謙冲而不驕富貴滿堵者虛儉而不奢其所用也常有羨餘豈能窮匱哉

六六

六六

大直若屈

大直謂隨物而直後舍垢而不申其直不在已故若屈也

大巧若拙大巧謂因物性之自然而爲器用不造爲

異端故若拙也列子曰宋人有以玉爲楮葉者三年而成亂之楮葉中而不可別也遂以巧食宋國列子聞之曰使天地之生物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寡矣故聖人恃道化而不恃智巧夫道化者可謂大巧矣因物而成不矜已能故若拙也

大辯若訥

大辯謂智無不周也因物所言而言之而無壅蔽若恃己言辯則於物理有所不及矣其於非法不說非禮不言而已無所造

爲故若訥也

躁勝寒靜勝熱

躁動也言春夏陽氣發於地上萬物因之以生物極則反故夏至則一陰生乎其中氣動極則寒寒則萬物以衰明躁爲死本爲衰原喻功成不缺者必敗持滿不沖者必傾有爲剛躁者必死君平曰天地之動一進一退而萬物成遂變化不可閉塞屈伸不可障蔽故陰之至也地裂而水湧清風颶厲霜雪蟲蟲魚鼈蟄伏萬物究奉

當此之時處溫室臨爐火重狐貉襲毳綿猶不能禦也及至定神安精動體勞形則是理泄汙流捐衣出室煖有餘身矣靜勝熱者謂秋冬陽氣靜於寒泉之下否極則泰故冬至則一陽生乎其中熱則和氣發生也萬物因之以生生託靜而起故知靜爲生本亦爲躁嚴君平曰陽之至也煎沙爛石飛鳥絕水蟲疾萬物枯槁江河消竭當此之時入沉清泉出衣緋絠遊燕高臺服食寒石猶不能任也及至解心釋意託神清靜形捐四海之外遊志無有之内心平氣和涼有餘身矣此言躁爲死本靜爲生根者以況君王躁強則拒敵節非犯物之性以致家國凋敝是謂躁強則寂然而寒薄寒薄則衰滅矣靜理則盡拱無爲全物之真以致社稷永安是謂靜理則煦然而人和人和則隆盛矣

清靜爲天下正

此結明前義也夫至清者在濁而物莫能滑至靜者處動而事莫能撓且大成大盈

大直大巧大辯則有不敵不窮若屈若缺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卷之七

欲七

若訥以對之惟清惟靜則可以待衆事而為天下之中正也莊子曰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沒形無搖沒精乃可長生也

外教內全是以天下有道故次之

三王

德經

碧虛子陳景元纂

之市適鬻金者之所因攫其金而去吏捕得之間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故對曰取金之時不見人徒見金觀於渴水而迷於清淵也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

德經

却屏去也糞治田也天下有道言時泰也

時泰則萬民昌而宗廟顯宇內安而諸侯賓四海清夷兵革寢息人多務本戶競農桑屏去走馬之武功而歸治田之常業也故天心和洽群物樂康也

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

咎莫大於欲得

禍害也夫可欲者於貪求之中尚有數耳不知足者凡經歷於目而無一可捨滿不知損亡敗及之故禍釀之發莫大乎不知足也

咎莫大於欲得

咎殃也夫物之經目猶有限也天下之物見與不見咸欲得之使盡在己而靡有不遺者此無道之甚也豈唯禍及一身抑亦殃咎來世夫罪者言人違於禁令初犯其非名之爲罪道家悔過經曰初犯爲罪亦

咎也名爲過過言誤也犯過一千八十爲禍禍重於罪矣犯過二千一百六十爲咎咎又重於禍矣此三者皆無道之所爲也小則害身大則喪國得不戒哉

罪莫大於可欲
夫人有可尚欲愛之心則非理貪求火馳不反是故逐秋毫之微者失太山之重縱僥倖之情者必荷校之凶爲罪之因莫重乎此列子曰齊人有欲金者清旦衣冠而